

走进徐志摩

爱眉小札

志摩情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走 / 进 / 徐 / 志 / 摩

爱眉小札



志 摩 情 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6666766 6662959

责任编辑 熊 宏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邓小林

责任校对 刘于平

责任印制 黄 迅

书 名 爱眉小札——志摩情书 定价：12.00 元

编 者 陆 纹 ISBN7-5411-1716-1/I·1503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9 字数 202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编辑絮语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诗人徐志摩离开我们已六十多年了。但当年他与陆小曼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却至今令人震撼。两人相识之初，一个是风流倜傥的才子、诗人，一个是已为人妻的京城名媛。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其间，磨难重重、非议种种，难言难述。“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他们之间的书信日记便充溢着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对世俗物议的努力抗争。

婚后的徐志摩与陆小曼面临着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理想追求的不和谐。徐志摩长期奔波往返于上海与北京之间，“穷、窘、枯、乾”，最终因飞机失事而魂飞天外，与小曼遽尔永诀。正如陆小曼在挽联中所写：“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情书感情浓烈、文采斐然，历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本书所辑，较集中地反映了徐志摩陆小曼轰轰烈烈的婚恋历程。两人之间的

2 爱眉小札.....

书信日记，其实是一部感天动地的“情史”。透过他们的感情生活，读者还可窥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及文化界思想时尚变化的几许鳞爪。

本书选辑了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 66 封、《爱眉小札》等书信日记，同时还附录有《小曼日记》以及陆小曼、林徽音等人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以便使读者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徐志摩的情感世界，进而思考关于爱情、关于生命……

编辑凡例

- 一、丛书所收徐志摩原作一律以已发表或正式出版的为准。一般不注明出处，但尽可能标明写作或发表日期。
- 二、收入丛书时，力求保持原作原貌。正文明显错误的字或词语，一般也不予更动，仅以方括号夹注指出正确用法。凡语意不清或难理解处，用方括号加问号或文字“疑有误”标明。
- 三、原文标点符号的误漏，收入丛书时，直接更正。

目 录

1 致陆小曼六十六封

117 爱眉小札

155 眉轩琐语

附录一

167 小曼日记——陆小曼

204 哭摩——陆小曼

211 《爱眉小札》序——陆小曼

215 遗文编就答君心

——记《志摩全集》编排经

过——陆小曼

221 泰戈尔在我家作客

——兼忆志摩——陆小曼

附录二

- 224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林徽音
- 231 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
——凌叔华
- 234 谈徐志摩遗文
——致陈从周的信
——凌叔华
- 236 我与陆小曼——王映霞
- 249 我的义父母：徐志摩和陆小曼——何灵瑛
- 265 记徐志摩——陈从周
- 277 含泪中的微笑
——记陆小曼画山水卷
——陈从周
- 凌小曼——王映霞 101
凌小曼——哭泣 102
凌小曼——看《徐小凤画》 115
小妹答赠散文集 212
感谢宋《美全集》 212
凌小曼——廿
寄给宋美龄的礼物 155
凌小曼——李叔同集——

致陆小曼六十六封

推六十六曼小翻遊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小曼：

这实在是太惨了，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滴泪。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怎禁得不咬牙切齿的恨，肝肠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惨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惨酷的报应。无论折断一枝花，尚且是残忍的行为，何况这生生的糟踏一个最美最纯洁最可爱的灵魂？真是太难了。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你便有翅膀也难飞。咳，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许在内，不但不动怜惜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好像他们都挂着馋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羔〔羔〕哪。咳！这简直的不能想。实有的与想象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但我爱，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曾想到过，更有谁有胆量来写？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Jude the Obscure》（《无名的裘德》）吧。那书里的女子 Sue，你一定很可同情她。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哪一天！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不明白就算了，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时出太阳；这群两脚，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

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许〕的资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我绝对的替她辩护。我敢说如其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她的就是一个。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en's heart can be； and her soul as noble.

现在更进一层了，你听着这分别。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来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我不应得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看着你。我站在你的正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灵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不错，勇敢，胆量，怕什么？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没有也得叫他有一个。灵魂有时可以到发黑暗的地狱里去游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真想望，实现了你的梦，来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创造一切的价值，往前走吧！再也不必迟疑。

你要告诉我什么？尽量的告诉我。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

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对着和暖的阳光，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你要我的安慰，你当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Fight on”〔置身搏斗中〕。即使运命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你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已〔以〕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你再不能轻易糟踏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尽职也有个道理。灵魂是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总之一句话：时候已经到了，你得——Assert your own personality〔维护你自己的人格〕。你的心肠太软，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的含糊了。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要不然 Nora〔娜拉〕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永别她的儿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且不忙，慢慢的来。不必悲观，不必厌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以后信，你得好好的收藏起，将来或许有用。——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但暂时切不可泄漏。切切！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 陆小曼（1903—1965），江苏常州人，名眉。1924年与徐志摩在北

京相识，1926年与前夫王赓（受庆）离婚，再嫁徐志摩。作品有《卞昆岗》（与徐志摩合作）、《小曼日记》、短篇小说《皇家饭店》等，并工国画。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四日）

小龙：

你知道我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愿的。假定老翁的信早六个星期来时，我一定绝无顾恋的想法走了完事。但我的胸坎间不幸也有一个心，这个脆弱的心又不幸容易受伤，这回的伤不瞒你说；又是受定的了，所以我走也不免咬一咬牙齿忍着些心痛的。这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话：你一方面我委实有些不放心；不是别的，单怕你有限的勇气敌不过环境的压力；结果你竟许多少不免明知故犯，该走一百里路也只能走满三四十里：这是可虑的。龙呀！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的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的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的势利的“一般〔班〕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等到那一天实现时，那不仅〔是〕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荣耀哩！聪明的小曼，千万争这口气才是！我长〔常〕在身旁，固然多少于你有些帮助；但暂时分别也有绝大的好处。我人去了，我的思想还是在着，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我这回去是补足我自己的教育，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养；我可以答应你，我决不枉费我的光阴与金钱。同时我当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奋，认清应走的方向，做一番认

真的工夫试试。我们总要隔了半年再见时，彼此无愧才好！你的情形固然不同，但你如其真有深澈的觉悟时，你的生活习惯自然会得改变，我信 F 也能多少帮助你。我并不愿意做你的必制皇帝，落后叫你害怕讨厌，但我真想相当的“督饬”着你，如其你过分顽皮时，我是要打的呀！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如能，倒是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我想要你写信给我，不是平常的写法，我要你当作日记写。不仅记你的起居等等，并且记你的思想情感——能寄给我当然最好，就是不寄也好，留着等我回来时一总看，先生再批分数。你如其能做到我这点意思，那我就高兴而且放心了。同时我当然有信给你，不能怎样的密，因为我在行旅时怕不能多写，但我答应选我一路感到的一部分真纯思想给你，总叫你得到了我的消息，至少暂时可以不感觉寂寞。好不好，曼？关于游历方面我已经答应做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大概我是到眼事物总有报告，使我这里的朋友都能分沾我经验的利益。

顶要紧是你得拉紧你自己，别让不健康的引诱摇动你，别让消极的意念过分压迫你。你要知道我们一辈子果然能一个人的真相知真了解，我们的牺牲与苦恼与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费了！

摩 三月四日

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龙龙：

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我的小龙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龙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你吃现鲜鲜的苦是真的，叫我怨谁去？离别当然是你今晚纵酒的大原因：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害你吃成这样。但转想你的苦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假如今晚你不喝酒，我到了相当的时刻，得硬着头皮对你说再会，那时你就会舒服了吗？再回头受逼迫的时候就会比醉酒的病〔痛〕苦强吗？咳！你自己说的对，顶好是醉死了完事，不死也得醉，醉了多少可以自由发泄，不比死闷在心窝里好吗？所以我一想到你横竖是吃苦，我的心就硬了。我只恨你不该留这许多人一起喝，这一人多就糟；要是单是你与我对喝，那时要醉就同醉，要死也死在我们热烈情焰上；醉也是一体，死也是一体；要哭让眼泪和成一起，要心跳让你我的胸膛贴紧在一起；这不是在极苦里实现了我们想望的极乐，从醉的大门走进了大解脱的境界；只要我们的魂灵搏成了一体这不就满足了我们最高的想望？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我好恨呀，这一层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边，我是完全准备了的，我知道我的龙儿的心坎儿只嚷着：“我冷呀，我要他的热胸膛偎着我；我痛

呀，我要我的他搂着我；我倦呀，我要在他的手臂内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与舒服！”——但是实际上只能在旁边站着看，我稍微的一帮助，就受人干涉；意思说：“不劳费心，这不关你的事，请你早去休息吧，她不用你管。”哼，你不用我管！我这难受，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方才你接连了叫着：“我不是醉，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你那话一声：像是钢铁锥子刺着我的心；愤、慨、恨、急的各种情绪就像潮水似的涌上了胸头。那时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勇气像天一般的高，只要你一句话出口，什么事我都干！为你，我抛弃了一切只是本分；为你，我还顾得什么性命与名誉？——真的，假如你方才说出了半句着边际着颜色的话，此刻你我的命运早已变定了方向都难说哩！你多美呀，我醉后的小龙！你那惨白的颜色与静定的眉目使我想象起你最后解脱时的形容，使我觉着一种逼迫赞美与崇拜的激震，使我觉着一种美满的和谐——龙，我的至爱，将来你永诀尘俗的俄顷，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你最后的呼吸一定得明白报告这世间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龙呀，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儿”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旋转着，永久的缠绕着。真的，龙龙！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绝对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咳！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药在近旁，此时你我竟许早已在极乐世界了。说也怪，我真的不沾恋这形式的生命；我只求一个同伴，有了同伴我就情愿欣欣的瞑目。龙龙，你不是已经答应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吗？我再不能放松你，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